

の出る山路かな

汪涌豪 著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  
行春や鳥啼魚の目は泪

知日的风景

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当下

# 知日的风景

知日的风景

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当下

汪涌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日的风景: 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当下/ 汪涌豪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321-7229-0

I. ①知… II. ①汪…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第114568号

发 行人: 陈 微

责任编辑: 余雪霁

封面设计: 胡斌工作室

书 名: 知日的风景: 日本的历史文化与当下  
作 者: 汪涌豪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5  
字 数: 224,000  
印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7229-0/I.5763

定 价: 5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 目录

## 第一辑 精神速写

寂灭之美 ...3

无情成解脱 ...9

湮没在人群中的我的脸 ...15

人间、间人与间文化 ...22

礼貌的芳香 ...28

达人与职人 ...35

浮世中，一种叫“粹”的表情 ...41

逝川·落花·无常 ...48

外面的世界太无奈 ...56

松之恋 ...62

如川而逝 ...70

## 第二辑 世相风物

- 落寞的背影 ...81
- 那时的衣冠 ...87
- 夏之风物诗 ...92
- 岂可食无鱼 ...99
- 缪斯的驻足 ...105
- 漫画脱亚 ...111
- 川柳中的牢愁 ...117
- 此翁白头真可怜 ...123
-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29
- 幸福终点站 ...136
- 时间汤中的平田老人 ...142
- 遍路上的情侣 ...148
- 女性的大河剧 ...155
- 草食男的恋爱经典 ...163

### 第三辑 人物浮绘

大梦谁先觉 ...175

最后的武士 ...194

浪花节人生 ...210

久留米妖魅的画魂 ...220

一条运河与一个主妇 ...232

无垢的利益 ...238

身体的语言 ...244

幼稚的力量 ...252

渡边淳一的幻觉世界 ...264

芥川奖中的女孩 ...270

村上的祛魅 ...277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乡愁” ...285

附录：当我们谈日本的时候我们谈什么 ...305

后记 ...335

再版后记 ...343

三版后记 ...349

第一辑

精神速写





## 寂灭之美

如果你看过日本的能乐，一定会感到乏味。因为这种戴着面具的表演，比较不容易使人入戏。至于面具表情的单一漠然，更妨碍了人忘情的投入。可日本人说，这种单一漠然的无表情，正象征着一种无限本质的表情。他们把这个本质的东西称为“寂灭”。

譬如，你信任现世一切的安好吗？你热烈期待天意与人情的长久吗？对此，生性善感的日本人通常都会作反向的思考，并因着神道和禅宗的影响，特别是禅宗“以无念为宗”和“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的观念，对人生有一份悲观的体认。具体地说，他们常常凝然湛寂于一切浮华事象的背后，通过纷杂的人事变幻，透看其内藏的枯寂本质，或尽可能让种种浮华事象，约敛为无限的至简与大静，然后再从此至简大静中，领悟枯寂所特有的粹美。要之，在日本人看来，能体认万物寂灭的本性，是建成真实人生的基础。有此基础，人才可能在红尘

热场中体证到永恒存在的本相，共生也尽欢，死亦欣然。而纷杂起灭的生活事象本身，从来就不是对寂灭之美的否定，只是以它纷杂的形式，表征了这种美而已。

日本许多代表性文化，都是这种寂灭之美的形象代言。日本人喜爱赏樱，乃至“樱狩”（即观赏樱花）成为日本季语中宝石级的热词，是因樱花绚丽的开放，含示着美的必然败亡；又喜欢赏雪，所谓“雪见障子”（即拉窗赏雪），被认为是最能体现“风物舒缓的日本”的热词，也是因雪的冷冽，无可掩饰地征象了人生的凄苦与清寂。这一些，只要稍稍读过一些俳句，都能够体会。但在西方人，通常是只爱前者的热闹和后者的肃静，俳句中的那种意味，需要太多注解，他们很难有耐心去体会。面对这种异文化的隔膜，日本人通常不愿作太多的说明，因为说了也没用。就是对中国人“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连类式伤感，也不认为是一种贴己的赏惜，因为事实是，春心与春花都将成灰，一切青春的美好与一切相思的热烈都是表象，都将归于死亡。而这，从根本上说并无悲喜，只是寂灭。

兴起于平安朝的日本传统园林枯山水，被西方人称作“禅花园”，它以耙痕宛然的白沙表示大海，以排布有序的组石表示岛屿，无水之庭中，风物简少到只有沙石、苔藓与地衣，也是为了让人在一种与“动观”不同的“坐观”中，谛视大自然枯淡寂灭的存在，由此“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体悟到其中悄

然流动着的生命消息，万物生灭的幽微的至理。他们把这种风物的简少与静寂，看成是自然界一切生命最自持而老到的呈示。它不见繁富，但更接近永恒，所以成了日本人涵养精神的最好的园林。

再放大看日本的寺院，一色木结构，草葺顶，屋内没有天花，屋檐没有鸟吻，连屋脊都不起翘；或收小看日本的陶器，每常素烧、熏烧，外观既不对称，胎质也不均匀，有时未上釉色的部分，还伴带着有意掺入的沙粒。凡此种种，都是想用摆落繁富的简少与约敛，征象自然万物的寂灭本质，还有人顺应这种本质的虔敬与诚心。

茶道更不用说了，讲究的就是“和敬清寂”，茶庭中简朴的布局，点茶品茗时安和的氛围，都使人通过茶事与自然的一体，印证到永恒寂灭的道体。茶道还讲“一期一会”，强调主客间每一次的聚饮，都有可能是此生仅有的欢会。这种对生命相遇的悲而真的体认，使所谓“寂”，最终成为茶道“四谛”中最高境界。当然，对这一切，日本人也少有说明。冈仓天心的解释是：“美，或者说万物的生命，其隐含于内时，比显现在外时更有深意。”这样的处置态度，本身就透露着对寂灭之美的领会。

至于日本文学与艺术中，由古至今，寂灭与美走到一处，哀感与美感不期而遇，就更常见到了。美在他们那里既是生加上青春，更是死加上颓废。故无论是“好色物”（艳情小说）、“町人物”（经济小说），还是“心中物”（情死剧），都贯穿着以

寂灭为美为乐的思想。落实到文学家本人，则无论是俳圣松尾芭蕉的将人生枯淡化，还是芥川龙之介以“临终的眼”对自然美作深彻的垂注，或川端康成好作秋雾中的墓地散步，乃至以后决绝地自杀，包括北村透谷、有岛武郎、太宰治、原兵喜和三岛由纪夫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美的指引与召唤。三岛由纪夫并称自杀为“夭折的美学”。所谓夭折，不过是寂灭的残酷形式而已。而在前卫派画家古贺春江看来，“再没有比死亡更高级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他死前不久作的《深海情景》，接近于川端说的“二科会上展出的作品，阴气逼人，令人望而生畏”，是这种寂灭感最形象的示意。经验中，我们很难从别的文学或艺术中，看到这样耽溺于断灭的淡定表达，所以一旦面对，直感到理解的不易与评说的困难。

更让我们诧异的是，这种残酷的寂灭如今还在上演。已连续十多年了，每年都有三万多日本人决绝地走上赴死的道路（其中自然包括作家与艺术家），相对人数居发达国家之冠，更是美国的两倍。许多西方人更惊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像对待工作一样，把这种事做得这么认真和完美：先在自杀网站上仔细确认所购药品的药性与件数，再在殉情看板（网站上的求死告示板）上挑剔地征集有意赴死的陌生的同路，然后平静地接受《完全自杀手册》系统而有针对性的指导，结果，确实做到了不留一丝麻烦给他人的利落。当国会通过了《自杀对策基本法案》，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防范机构，建筑师都已将如何规避住户

自杀考虑进设计方案了，地铁站更是统统放上了落地镜子，不为理容，只为让人再看一眼垂死的自己，以猛然惊醒。但还是不断有人“死党征集”，前赴后继，或挂枝富士山下的青木原森林，或跳进新宿与涩谷间最繁忙的地铁。

为什么？自然是为经济破产，为工作压力，为退休后的人生乏味，为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但也有许多赴死者什么也不为。说他们一定都受到了万物流转必灭的佛教无常观的影响，乃或视现世为苦界的净土秽土观的蛊惑，不免有些深求，但有一些东西已然深入到血液，内化为气性，是确然无疑的。故至纯孤绝中，他们才以这样决绝的行为，作为生命最终的告白：死原比生占有更长的时间，因此也更本质；死将生从已有或将有的种种不安中解放出来，因此更可以让人归于寂静，安享清明。这，就是日本人所欣赏的“灭之美”了。在这里，寂灭像足了一种逆缘，注定了让人在生命的某一刻与它相遇。所以，尽管天主教视自杀为罪恶，儒教视自杀为弃孝，日本人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离诸有、灭烦忧的回归，既不惜一死，更尊重死。这里面，实在是有一种慨叹和泣诉世事无常的“怨愁美学”在起作用。它契合着个体对寂灭之道的深切感知，在在显示了日本人精神构造的严酷与冷峻。

再回过头来说能乐，它特别的地方岂止是桧木制成的面具。舞台布景的异常简单，笛与鼓伴奏下演员表演超出一般的迟滞缓慢，与所演说故事的超乎想象的旖旎跌宕，都构成了征象寂

灭美的内在张力。当你体会到这种张力，再仔细辨识这面具的眼角与唇边，就能够发现，它看似漠然的表情其实兼有哀喜，不过是淡淡的，且从整体上服从于波澜不起的肃穆罢了。这样的表情，日本人以为正可用为寂灭之美的注释。所以，说它直观地呈示了日本民族对人生的感知，是其生命体认最真切形象的图示，大概是没有错的。

## 无情成解脱

要说日本的寺庙多过便利店，一点都不夸张。由于自公元6世纪初传入，佛教在列岛的发展一直都很平顺，加以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欧洲的屠神运动，故传承至今，已衍成七大系、二百十四宗派的规模，各式寺院的总数更多达七万八千个。即使僻处乡野，路边的佛龛，一年四季也都清酒满盏，花果不断。

一些由家族管理的寺庙，更是香火旺盛。其间的功劳，首先要归那些承袭父职的“后继”（あとつぎ）。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与一般社会习尚没有认知上的疏离，做起笼揽善缘的事来，大抵周洽而有效。其中一些人行有余力，还兼差别事。2006年在京都作读书会演讲，就结识一位在家住持，正做着大谷大学的教授。坐中有一来日不久的女生，乍听之下，惊讶得直吐舌头，待得知村上春树的父亲也是和尚，顿觉沮丧和失落，想到偶像细腻入骨的妖娆才情终将归于寂灭，满心的不舍。其实看看那个教授，她应该知道自己是多虑了。家有佛



寺却子弃父业，在这里是很平常的事。而入了此行，娶妻生子之外，经商学艺，也各由自己。故纸笔的营生，实在是哪路神明都得罪不到的。至若净土宗，就更没有传统和尚的那些戒律，只要不在修行期间，连留不留头发，都可由自己决定。

不过话虽这么说，凡初到者，对日本人的佛教信仰还是有许多不能理解的地方。因为一方面，日本人似乎终其一生都离不开佛教，受“本地垂迹”说的影响，甚至连神也被指为是佛的化身和变现，由此神道融入佛道，敬神与礼佛成了人终身的功课。自中世禅宗传入，特别是净土宗普及后，老病而死之人的通夜和葬礼更多在佛寺举行。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佛教意识似乎又很淡薄，由于本质上属于多宗教信仰的民族，早在绳文时代，就存在万物有灵的泛神信仰，以后虽逐渐出现神道、佛教等主流宗教，但民间仍习惯供奉包括八幡神、鬼子母、稻荷神、子安神等众多神灵，以至有所谓“八百万神灵之国”之称，所以就一般人而言，精深的佛学修养是谈不到的。倘你不知深浅，问以所属门派与教义，其人必多涨红着脸，缩手噤嘴，那种愚憨之状，直逼废学被责的蒙童。而事实是，他家里可能既设有佛坛，又供着神龛。有时举行婚礼，按惯例倒是应放在神社的，但为了不开罪任何一个神明，居然能先参拜神社，然后再依次到寺院与教堂行礼。

据此，许多外国人断定，日本人比较缺乏对佛教的敬畏与虔信。如 14 世纪，最早一批来日的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留